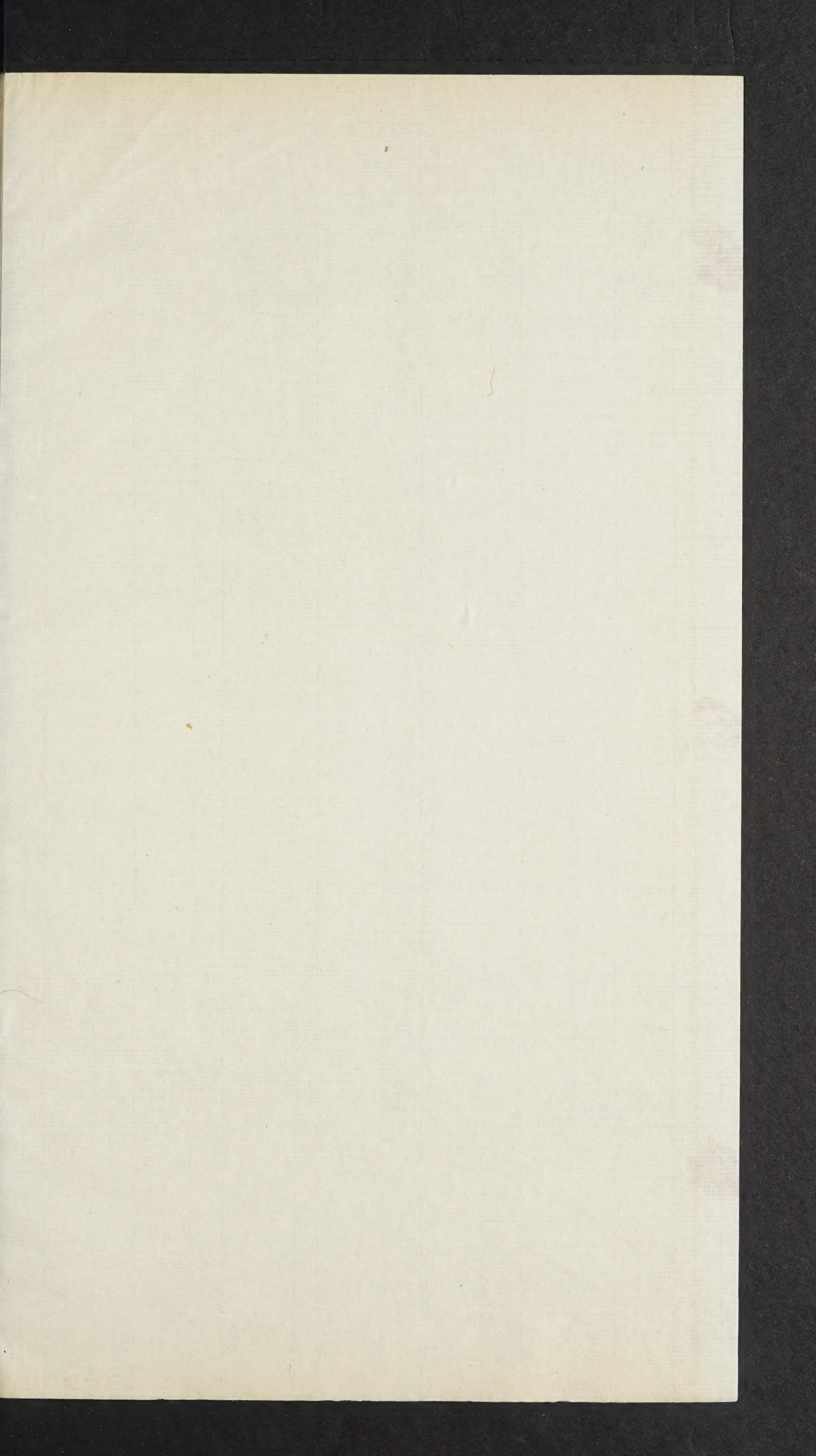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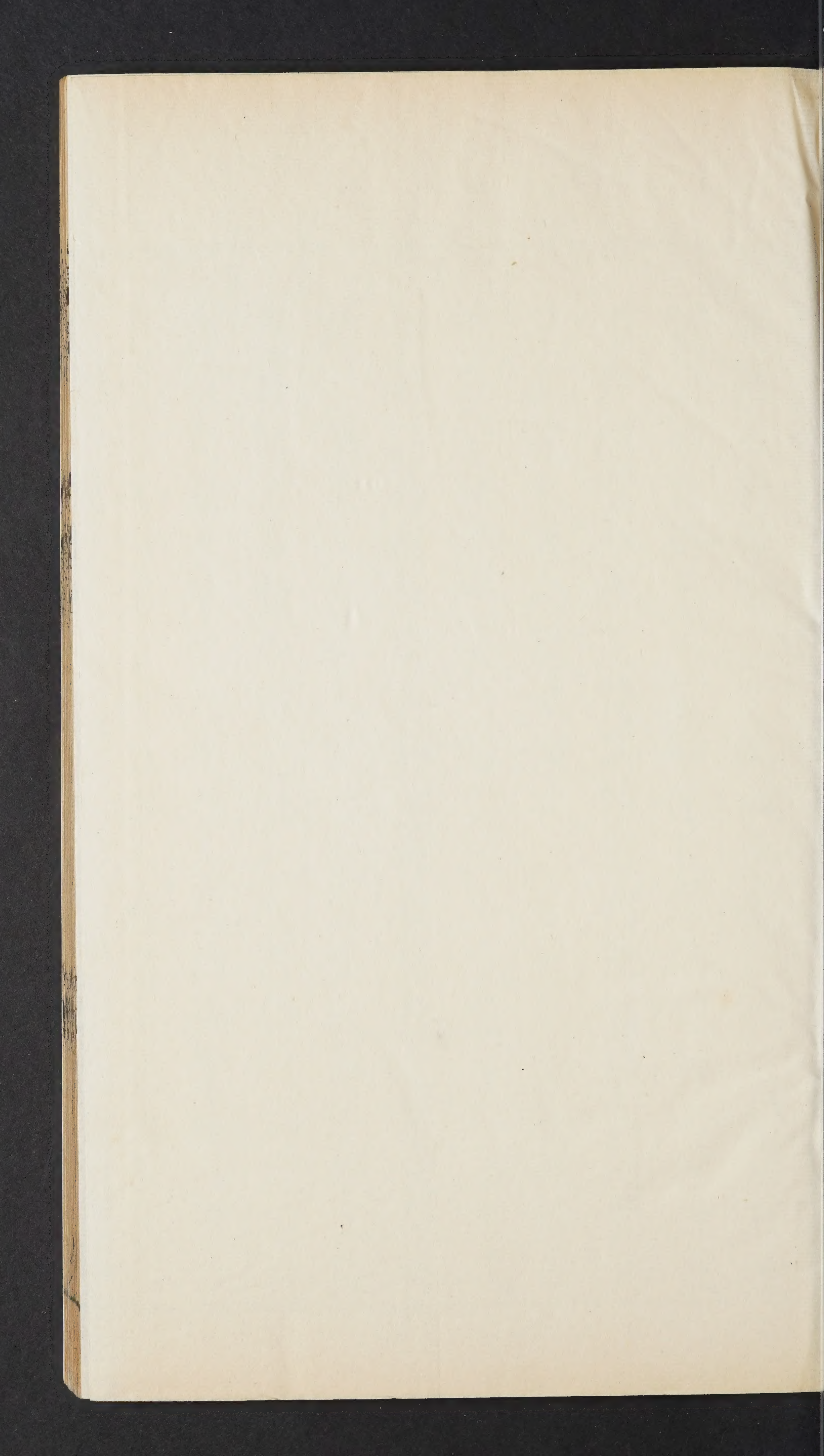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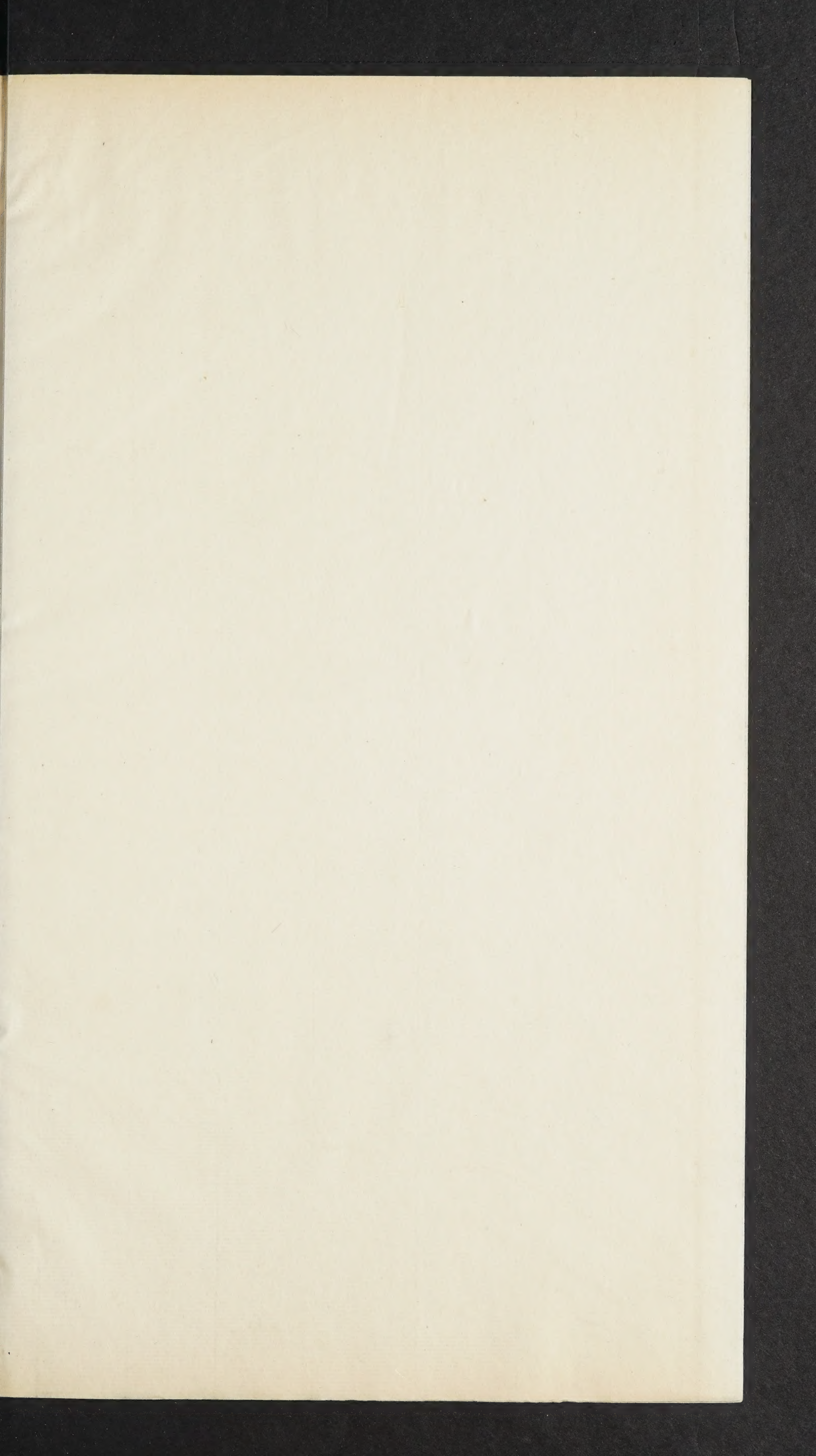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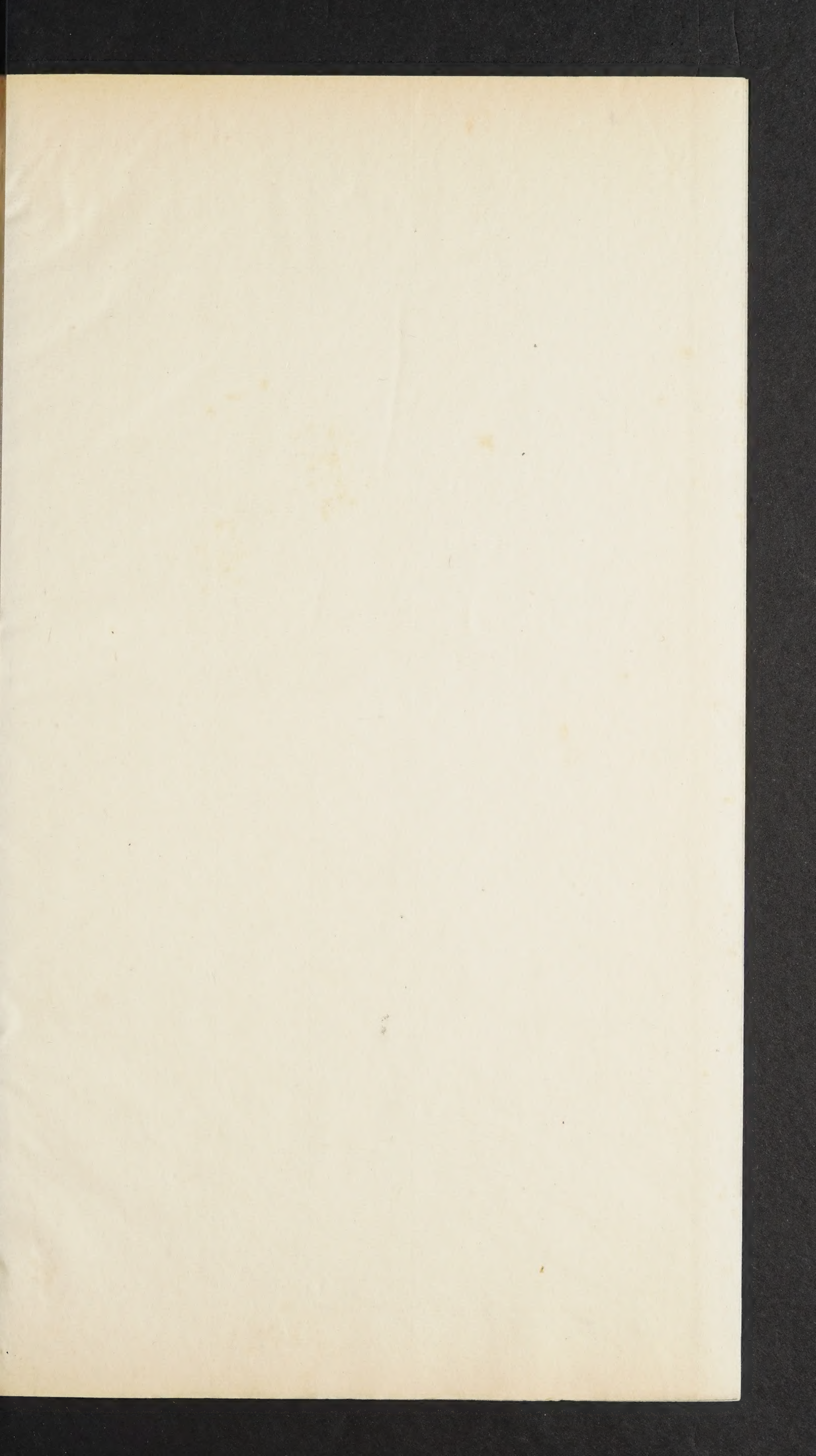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
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
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
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
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
平齊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
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
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匈奴可擊
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

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
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
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刦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即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

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

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
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
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
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
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
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

呂立孝文賈頗有力

時文帝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並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

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巳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

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殽黽閒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
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吳王濞反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
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
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
將皆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
吳王濞反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

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濞薄之

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

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

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

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

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

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

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

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蕩城中

尉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
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
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
歸其大軍

李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
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
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

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

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

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

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

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

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

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

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

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

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
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
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
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
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
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
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
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
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

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
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
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
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再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
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
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
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傅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
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
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
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先零羌楊玉等叛攻城殺長吏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
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於是遣充國擊羌充
國至金城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常以
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初罕幵豪靡當兒使雕庫告都尉先零欲反後數
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充國以爲無罪遣歸欲以
威信招降罕幵解散虜謀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
出兵擊罕幵充國上書以爲先零首爲畔逆故與

罕开解雠合黨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議者是武賢帝勑讓充國充國復上書陳利害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度湟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無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竟不煩兵而下詔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兵屯田以待其斃其子卬使客諫曰誠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可也利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將軍身不能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曰

者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便宜十二策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其弊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六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虜窮風寒地坐得必勝之道八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不損威重虜難乘閒十無驚動河西罕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二息繇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必可用帝嘉納之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illegible]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

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成
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趙廣漢爲京兆尹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
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
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
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
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幷滅家令數吏將建
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趙廣漢治郡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

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
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
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
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
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
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
類也

黃霸為揚州刺史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言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
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
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
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
東海大治

尹翁歸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

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
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
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輙笞督極者至以鈇自
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輙往至死人邊若與共
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
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
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
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
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
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丙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韓延壽守潁川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

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尹賞令長安爲虎穴殺姦盜無算其所置皆其魁宿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
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
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
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
闚長安
漢時郅支單于甚驕嫚適陳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
人沉勇有大略既領外國即與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數侵淩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
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
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
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
怒按劒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
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

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
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掠大昆彌千餘人驅畜產
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
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
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
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飮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

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

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
傅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内應又
聞烏孫諸國皆發自以無所之巳出復還曰不如
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閼氏
夫人數十皆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
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
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陳湯以言事下獄谷永訟曰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書奏詔出湯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召問湯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書到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決於湯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以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敎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爲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
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
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
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
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
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
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
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
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朱博選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

所詆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武
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
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
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爲博皆召掾吏並
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
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
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

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

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日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

王郎起北州擾惑吳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

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附劉公擊邯鄲邯鄲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即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

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王尋王邑得之諸將

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
者三十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
崩之遂殺王尋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
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異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崤底
耿弇受詔討張步乃收集降卒結部回置將吏率騎
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
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

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

始立使使者狥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吏
況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
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
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
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姓將何以
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
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
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
朱鮪遣將攻温河内守寇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

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

其膽是以降耳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
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
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
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
曰馬將軍神人也
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
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
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

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首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

班超在虜中月氏因欲求漢爲婿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

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寳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班超求更遣使使西域天子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胷敘又遣使斷

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改過向善

宜遣大人來迎令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
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
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
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
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焉
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
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
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
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

大會諸國王揚聲重當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
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
等七十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
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
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
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
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
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屬焉
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
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

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虞詡聞而說李脩
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夫凉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
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
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
輔爲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
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
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
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

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
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凉土擾動人情
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
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
勸厲荅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
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
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
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
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詡曰得朝歌何衰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疇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刦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刦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

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
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虞詡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
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
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
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
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

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就府主簿持璧卽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藏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
累鞫不能眞其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如公言叔果
訟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
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
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使斬屠
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黃門常侍專權太后宗主於內羣臣側目袁紹使客
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盤據屢世威服海內而
太后又與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國家除

患進然之乃與紹結謀紹因說曰此輩秉權日久
交通後宮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計失於漏
言而兵解於左袒耳五營士生長京師知有中人而
不知有朝廷而竇氏反用其鋒遂至叛走以取破
滅將軍以元舅之尊兼二府之重天下勁兵盡在
麾下部曲將吏皆英雄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
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勲顯著垂名後世
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曰須聞太后太后不聽
進乃召董卓以脅之黃門常侍懼皆詣進謝唯所
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且曰此輩濁亂海內獲

罪於天故令自歸將軍此不過力士一劒之任如
艾灼瘿應指而落不煩兵動衆而國家安於泰山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及時之極間不容息進曰人
以窮歸殺之不武我爲國大臣執以戮之何所不
得而私刃相加吾不爲也紹曰揚湯止沸不如滅
火去薪潰癰雖痛勝如養肉猛獸狐疑不如蜂蠆
之致毒也進曰吾在内董公在外此輩杌上肉耳
紹知進不決乃脅進曰不復多言今交搆已成形
勢巳露將軍何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暴
虐不得反受其賊臣不知將軍稅駕之所也紹出

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且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而可詐立乎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以階亂耳弗聽曹公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
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
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
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
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劾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
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
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
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董卓入雒陽兵權盡歸卓先卓未至何進遣騎都尉

鮑信所在募兵適還嘆曰餓狼守庖厨餓虎牧牢豚怨毒已成禍亂將起說袁紹曰兵事有几几事在速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已成也則奮翼揮䎀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翺翔乎忽荒之上彷徉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繒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濫瞿塘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洪波落日

巨浸春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將軍乘四世之威擁數萬之衆投逆閹於河易於搏豚梟卓兵雖勁詭張虛設雖兼何苗丁原部曲殺其主而併其衆新附未安將軍乘此時襲而殺之輔少主令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昔人有言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願將軍諦思之紹心善其計然畏卓彊終不敢發信怒曰袁紹不足與計大事遂還鄉里

李傕幽天子塢中鍾繇患之往說傕曰將軍扶兵而西爲董公報讎佐天子安元元天下誰不義將軍不於此時匡翊王室扶納關東而乃私鬬相傷幽

禁天子繇聞袁紹曹操皆有歸長安之意而無名與釁其意固不望乘輿之復出也有如一旦幽死關東更立天子袁曹合志左提右挈號召四方聲大義於天下以西誅劫殺天子者而汜又將軍之讐必爲內應將軍何以待之夫脅天子有不義之名鬬兵於長安授漁父之利絕四方貢獻不得通激義士之心將軍危若朝露而且陳兵自衛如病人氣息已微捐黜藥石乃召巫覡日嘿符水雖以厭之實以召之吾恐鬼祟環床而侍也爲將軍計急出天子與汜連和消中外之釁絕覬覦之心此

泰山之安傕乃懼遂出天子天子居塢中塢門監
閉內外阻絕一旦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初李傕欲迎天子置其營中賈詡曰不可脅天子非
義也弗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
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時
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
美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
爲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謂曰汝等雖胡
人風氣言語與中國異然好利惡害情則同耳汝

豈不知宮人美女皆天子御臣催雖貴人臣耳豈能取天子御臣爲私恩澤耶李將軍欲誘汝輩攻殺郭汜汜誅無以賞汝則幷誅汝輩且委過也李將軍忍汝輩豈不知耶今與汝等盟汝急引去我當表天子賜以封爵子以重寶所得倍於李將軍而又無不賞之懼衆胡以爲然於是皆引去催自此衰弱矣

王允先未敗時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

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
日俱族矣翼曰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
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
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
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
君乎顒見操嘆曰漢家將亂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邵也有人倫識鑒操往問之邵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武威顔俊張掖和鸞酒泉黄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更相攻擊或獻策于俊曰四郡力敵勢不相下今能助將軍者曹公也將軍若能卑辭厚賂送質於曹公公必舉兵而助將軍三郡聞曹公兵至心駭胆落爭割地於將軍而益將軍之疆曹公遥爲勢於外而將軍實受地於中事平之後養其餘力勵兵撫衆反拒曹公進可以爭天下沮亦可以成列

國之形計無有過於此者矣俊從之乃遣送母子
詣公為質求助兵欲發問張既既曰助與不孰利君
算其多者既曰俊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安勢足
後即反耳今方事蜀宜兩存而鬭之猶卞莊子之
刺虎坐收其斃公曰善乃不受質歲餘鸞殺俊王
秘又殺鸞公曰向不用既言吾力分矣豈能得志
於蜀乎

曹操與袁紹相拒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
許攸為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
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

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

此不可失也操乃佳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

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

袁紹使人說曹公曰國難方殷紛紛未定然卒能成天下大事者孤與使君耳天下精兵盡在河朔而使君復與孤合以衡行天下可也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入見曰竊聞將軍欲與紹和誠有之乎公曰然昱曰意者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

之不深也夫本初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
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又度本初能
容將軍乎將軍以龍虎之威當建高光之業薄韓
彭而不爲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
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
之業可成也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據千
里之地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旣而高
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
哉公曰然此誠大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

猶羞爲高祖臣而將軍乃北面而事紹竊爲將軍恥之公乃止報紹曰方事兗州不能爲逋竄之計須兵勢成與將軍會於長安公後并紹中夏漸平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何以有今日

初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矣志大而智少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

高幹說袁紹曰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

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何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幹曰臣能說利害陳禍福使韓馥讓冀州於將軍往說馥曰公孫瓚乘勝南向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謂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何幹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爲將軍計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

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皆諫馥曰猛獸失險童子持挺而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昔人有言利器不可假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聞之自孟津特東下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部

曲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從事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將軍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紹遂領冀州牧紹羈旅之後得以蓄士馬善器械軍資不匱與曹公爭鋒者高幹之策也

袁術與韓暹楊奉等連勢急攻呂布初陳珪勸布絕術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以子策之辟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迎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

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反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見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迴計從布布與暹奉二軍向壽春遺術書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布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於今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實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軍渡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

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將有肖建者
莒據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書曰天下舉兵本以
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
復洛京諸將還自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
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東南
之地明矣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相通昔樂毅
攻齊呼吸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
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单可
取布書與智者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
貢良馬彤弓布發三書不階尺刃而兵解信[illegible]皆

理之策也

初劉表為荆州江南宗賊甚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貝羽各阻兵作亂表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流水何患不從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

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
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
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
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
至皆斬之江南悉平

袁譚乞降諸將皆疑其詐曹公曰我固知譚之詐也
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
尚偏收其地利者多矣乃許之遂引軍而北到黎
陽與譚結婚東平呂曠叛尚降公納其衆封爲列

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而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公之圍鄴也譚果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復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還絕婚然後進軍逼之竟斬之

曹公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議曰袁紹新死二子不相能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乘勝攻之此成禽耳失此不圖兄弟既和將士效命恐未易攻矣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口中不慧是

爲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願急圖之嘉曰不然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諸君不見狗乎狗方共食卒聞履聲則迎門而吠雖食不顧蹤滅聲息則相嚙而爭矣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公曰善遂移兵而南軍至西平二子果爭冀州

袁尚遣高幹郭援將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而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

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凌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强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反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千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不如引兵討袁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憂

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圖之騰曰敬從命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人并將遂等擊援大破之傳幹一言曹公無河東之慮竟得安取冀州也

尚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
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卒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
啖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
空國而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
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窟百萬
之師自天而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
漂炭有不消滅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於桴
皷操聞必舍備還許我據其内備攻其外逆操之
頭必縣麾下矣失此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

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絶而操以梟雄之
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慾成纂逆之謀雖百道
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
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曹公旣降劉琮水陸軍號八十萬將會獵於吳吳人
大恐皆勸權迎之時諸葛亮使於吳權謂亮曰曹
公且來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柰何亮曰將軍明
日見羣臣皆令獻其計明日中郎將黄蓋入見權
曰孤承父兄餘業保有江左曹公乘戰勝之威順
流之勢欲窺吳國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柰何蓋

曰不可不迎也臣請得蒙衝巨艦數十艘迎而後
圖之蓋出都督周瑜入見權曰曹公且來諸臣勸
孤迎之爲之柰何瑜曰不可迎也臣請得五萬衆
保爲將軍破之瑜出奮武校尉魯肅入見權曰曹
公且來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柰何肅曰不可迎
也雖然吳不能獨拒操今劉備住夏口而關羽張
飛皆虎將可呼與俱來操可擒也肅出亮入見權
以三臣之計告亮曰公覆見孤曰不可不迎也臣
請得蒙衝巨艦數十艘迎而後圖之公瑾見孤曰
不可迎也臣請得五萬衆保爲孤破之子敬見孤

曰不可迎也雖然吾不能獨拒操今劉備往夏口而關羽張飛皆虎將可呼與俱來操可擒也孤請用於三子之計亮對曰將軍皆用之權艴然動於顏色曰何謂也亮曰臣請效其說而將軍且見其誠然也將軍發公覆蒙衝巨艦數十艘使迎操發公覆之明日立公瑾爲征北大將軍而與卒五萬人使拒操遣公瑾之明日遣子敬往要玄德使合擊操權曰善乃發黄蓋蒙衝巨艦數十艘使迎操遣黄蓋之明日立周瑜爲征北大將軍與卒五萬人使拒操又遣魯肅往夏口要劉備使合擊操蓋

先致書於操約來降曹望見蓋船疑其詐時東南風急船如箭飛使人止之曰不受降也蓋大呼曰人遠來降柰何卻之徑泊北營同時發火風急火烈延燒岸山瑜提輕銳繼其後而關羽張飛各居扼塞要其歸道此一役也曹几不免吳軍大振雖三臣之謀而權能兼而用之則亮之謨也

此段與楚襄王問計慎子一段絕肖蓋亦模倣而文飾之者

官渡之役孫將軍密治兵部署諸將自號大司馬將渡江北襲許迎天子以號令天下衆聞皆懼郭嘉

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
力者也策恃其勇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
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
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將濟果為許貢客所
殺

曹公將興柳城之役劉備在劉表所諸將議曰備雄
傑多智聞公出必勸表襲其後不如南征公不決
郭嘉曰公雖威振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
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
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
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
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不知大計備雖多智表自
知才不足以御備欲舉兵以付備則恐授備以柄
而遂不能制欲自來而留備守則恐備撫其衆而
有之表必不能用備計公雖傾國而出必無憂矣
公遂行備果說表曰與將軍爭天下者非操也邪
今操出將軍輕騎疾驅直抵許城狡兎失穴有走
而死耳弗聽及公還表謂備曰不用使君言失此
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孔明謂
之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少決無能
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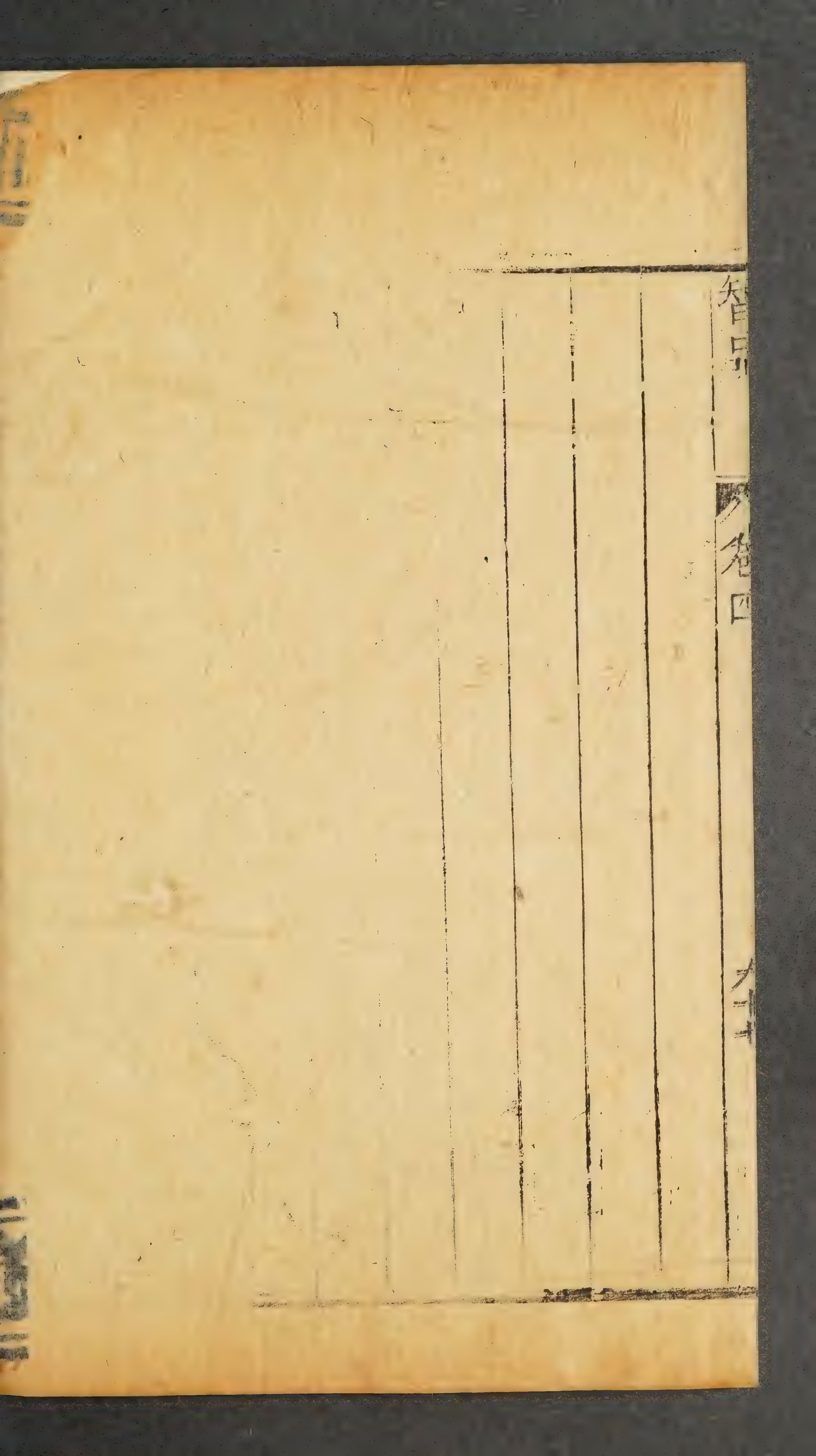
樊升之曰視國者視君視其人已定故能冒天下
之至險而不危出天下之至奇而不怪者曹操之
初據許昌也敵四環之惴惴焉朝不謀夕卒能破
滅羣雄行烏丸之野而不懼者則表策玄德此三
公者彼皆能料之至熟也東坡謂長於料事而不
長於料人過矣後之失意於吳蜀憍也怯也是時
權未有名而操狃於屢勝之氣至若玄德以孔明

佐之彼所甚畏兼蜀郡險遠隔以漢中更恐入而不復出者魏公之至慮也而豈不能料人之故哉歷觀自古英雄之主無不皆然夫高帝之破項是撓之而已爲羽至悁忿故也句踐之破吳是驕之而已爲夫差至驕恣故也此皆得其至計而執之我

太祖高皇帝反遠交近攻之策而爲之又豈漫然而已耶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噫料其君之已審也寧止一戰之勝而已哉夫料表者審則雖有玄德之雄不能起料羽者審雖有亞夫之謀不能行

料夫差者審雖有子胥之忠不能入是以料人爲英雄第一義料定而後謀可盡也雖然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人臣之於君也亦然請勿爲無益之謀矣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卷四

